

阿奎《纪年绣》:

典型的知识写作

□贺绍俊

读到阿奎的《纪年绣》，让我更加坚定了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关于小说写作的。我认为，小说写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体验写作和知识写作两种。所谓体验写作是指作者主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轴心而进行小说构思，所谓知识写作是指作者主要以知识积累为轴心而进行小说构思。当然，任何一个作家在小说写作中既离不开生活体验，也离不开知识积累，但以某个方面为轴心时，就决定了小说的基本逻辑。以生活体验为轴心时，小说便是遵循着日常生活的逻辑；而以知识积累为轴心时，小说则是遵循着主观意识的逻辑。在我看来，《纪年绣》是最为典型的知识写作。这部小说的知识核心是蜀绣，并由蜀绣辐射开去，涉及巴蜀历史文化，特别是巴蜀的民间工艺、传统建筑，等等。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后记中也说得明明白白，他说：“多年来，我因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的机缘，与很多传承人打交道，与他们一起探讨手艺的奥秘和保护的途径。他们也把我当成朋友，有什么问题、想法，包括心事都愿意跟我说。于是才有了这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阿奎仿佛采用了蜀绣的方法来一针一线细密地纺织自己的这部小说。小说以蜀绣作品为引子展开情节，故事的主线则是蜀绣世家从沈佩余到孙女孙赫赫三代人对蜀绣工艺的传承。小说共有十章，每一章都以一幅蜀绣作品为题，每一章节的故事又不局限于蜀绣，而是延伸到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像是牵引出一条又一条的五彩丝线，以这些丝线编织的故事，与这个章节中的蜀绣作品形成一种相互佐证、相互解感的关系，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感和传奇性。

中国是一个刺绣大国，并发展出蜀绣、湘绣、苏

绣等不同的风格流派。蜀绣曾被称为蜀中之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代的杨雄在其《蜀都赋》中就有蜀绣的赞语：“锦绣绣望，芒芒兮无幅”。毫无疑问，蜀绣本身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这也成就了阿奎写作《纪年绣》成为蜀绣的百科全书式小说。蜀绣显然赋予了《纪年绣》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并不是靠炫耀蜀绣知识而获得的，而是在于阿奎能够领会蜀绣的精髓，以蜀绣之精髓作为小说的基调。在我看来，阿奎突出抓住了蜀绣的民间性、神奇性和少女性。民间性应该说是中国传统刺绣的共同特性，蜀绣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的视角是民间的，主要人物也是民间的，而且阿奎还能将不少民间传说巧妙地融入其中，得其民间文化的神韵。蜀绣具有某种神奇性，这主要就其工艺而言，蜀绣的针法多样，有晕针、铺针、滚针等上百种，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尽管所绣内容以日常化审美对象为主，但绣品炫丽，具有一种神奇的效果。《纪年绣》的10幅蜀绣作品各自包含着神话、魔幻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可以破解出刺绣者的心理活动，成为解答现实之谜的通道。阿奎以这种方式将神奇性与现实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副虚实虚实、亦真亦幻的审美场域。蜀绣还有一大特性为少女性。刺绣是传统女性必备的功课，古有“女红”一说，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女性闺房艺术。蜀绣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当年曾经是少女少妇的日常作业，《后汉书》所说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应该就是指蜀绣。蜀绣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母性、阴柔性等词汇。我想大概也是这一原因，阿奎在这部小说中也是着重刻画了一群女性形象，而且最为成功的也是小



说中的女性形象。

知识写作有利于发挥作家的主观想象，作家不必过于拘泥于日常情理，《纪年绣》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人们也许可以在情节的合理性上对这部小说提出一些质疑，但如果将其定位于知识写作上，也就能够淡化这样的质疑。阿奎显然是一位率性自由的作家，他写蜀绣，又顺手牵出石柱县的凤土人情，据说阿奎曾在石柱深入生活多年，石柱是一个土家族聚居地，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阿奎以此作为小说的地域背景，恰与蜀绣的神奇性构成互映的关系。阿奎的头脑里有着丰富的知识储藏，许多知识在小说中仿佛信手拈来，也用得恰如其分。但真如俗话所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知识储藏丰厚是阿奎的长处，却在有时候又成为了阿奎写作时的短处。我在读《纪年绣》时，一方面感到知识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又感到阿奎对于自己的储藏太不吝啬。这也造成了这部小说的一个弱点，即故事讲述得汪洋恣肆，却难以收拢来，因此就感到小说要表述的意思很多，最终却没有一个意思得到最完整的表达。

阿奎是一个有追求、有使命意识的作家，《纪年绣》是一部富有内涵、亦有新意的作品。在创作《纪年绣》之前，作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写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文章，内容囊括蜀绣、油画、版画、工艺美术、传统建筑和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佛教、古建筑、相对论等等。小说的文化符号丰富，显得很厚实。作品在写法上也颇具匠心，通过蜀绣题材这个独特的载体，挖掘巴蜀文化的深层内涵，折射社会变迁、人生境遇，时代风貌和人物命运，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作品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富有兴味和意义的话题。

《纪年绣》从一个家族几代人对蜀绣的痴迷、传承和追求，引出人物命运故事和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爷爷沈佩余、母亲沈贞婕、女儿沈赫赫等三代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其生命运所承载的内涵和所折射出的时代光谱也不一样。比如母亲和女儿同样在青春时期遭遇了情感背叛，但两者的情形和缘由却大相径庭，由此形成母女二人在为人处世上的巨大心理反差，也导致她们在艺术取向上的强烈异质化。

小说在结构方面很有特点，每一章都以一幅有代表性的刺绣作品为题。如此多的刺绣作品叠加在一起，照理说是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的，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在阅读中一直保持着興味盎然的感觉。这不但是因为每一幅刺绣的构图、针法、色彩和内涵各具特质，绝不雷同，而且因为作者所侧重的是在表现作品后面的人。比如《天光》一章，小说通过对作品的悬念设置，层层揭秘，最后沈赫赫把最真实的情感托付给朱迪生医生，也把自己爱情遭遇背叛的隐秘经历合盘托出。本来那是她对爱人的最高信任，但一直看似对其情有独钟的朱迪生最终却未能免俗，不能接受她以往的过失，

最后以一种多少带点悲壮色彩的特别的方式（抢险遇难）永远离开了她。这让沈赫赫再次遭受重击，也令她不得不去重新面对和思考自己的人生。到此，读者对《天光》这一章节的命题蕴含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魔幻现实主义给这部小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色调，其主要内容皆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沈赫赫有关。她的刺绣作品《梅魁桑首》《蝶舞之谜》《O崇拜》的构思，并非源自生活中的亲闻亲见，而完全来自天马行空的灵感，却屡屡在现实中发现其真实的存在和对应之物，比如她竟然纤毫不差地绣出了从未听说更未面识的远在老家伴峡的梅

说到魔幻现实主义

□余德庄

从小说《纪年绣》

魁桑首，还有她的一些作品与从未见面的亲生父亲易宝山教授的版画构思的神奇契合等等，还有骨科医生朱迪生和心理学教师梁文在试图寻找沈赫赫艺术禀赋和反常的精神状态的根源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异乎寻常的幻觉和梦境等等，都呈现出吊诡的魔幻光影。作品把现实与幻象融为一体，让我们领略到一种令人新奇和惊异的阅读快感，使作品大为增色。

小说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超越了作者过去所熟练掌握的创作方法，比如作者多年前所创作的另一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依仁巷》，就完全是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来创作的。作者此前也尝试过这种创作手法的改变，他的长篇小说《解手》就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但《纪年绣》无疑走得更远，魔幻色彩也更浓厚。不过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这部作品仍具有探索和尝试的性质。

也许有人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舶来品，在中国难免水土不服。其实不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博尔赫斯就说过，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此类作品了，《庄周梦蝶》就是其经典之作。就像被国人称为“四不像”的麋鹿重归故土得到很好的繁育一样，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当会有生长的土壤和空间，不少成功或比较成功的当代文学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纪年绣》的探索和尝试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既为探索尝试，就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事实上，这部作品在魔幻手法的运用上确有一些可供商榷之处。我认为，其最大的误点就是把寻找沈赫赫的那些“魔幻”刺绣的构思源头的过程写得太过太清楚。作者不惜篇幅地试图对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构思从人物的生理和心理特质，血缘、遗传和祖居地域的复杂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解释，势必穷究其真相而后快。这是

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也解释不清楚。我理解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作者试图用超现实的幻景来表现和诠释现实世界的一种创作方法，其特点是通过极度夸张，将主客观世界的界限模糊化，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神秘怪异的所谓魔幻氛围（或可称为对现实的一种富于想象的诗意呈现），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启迪读者的思维，在更深的层面上实现作品所想表现的现实世界和思想内涵。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公认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作品中的魔幻色彩可谓无所不在，令人惊悚，比如他写那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上的所有居民都患了不眠症，结果是集体失忆，不得不把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奶牛上都注明名称、用途、使用方法等荒诞不经的状况；写吉普赛人的两块磁铁所经之处，不但锅碗瓢盆稀里哗啦地滚滚而至，连钉在木板中的钉子都吱吱呀呀地挣脱而出；还有连续不断地下了四五年的豪雨等等，均写得绘声绘色，堪称绝妙，而且隐喻极深，但作者却并没有劳神费力地去对现实中是否真可能发生这些怪诞现象进行“科学”解释，事实上，也没有读者会离开拉美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文学本身的特质，去穷究凡此种种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就跟我们不会去质疑“庄周梦蝶”是否有科学依据一样。《纪年绣》因不厌其烦地对其所涉及的魔幻现象的“依据”进行探究，不但形成作品的赘笔，而且让其努力营造的魔幻氛围大为消减，留下一个不小的遗憾。文学就是文学，留下一个不失美丽的谜，不是可以使作品更为隽永，更令人遐想吗？

《纪年绣》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尤其是在小说结构、创作手法上的艺术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探讨的空间。

烟雨童话复活人生引擎

□温智慧

这部书关乎了人文学者的快乐与欢欣，针对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独特的生活体验，并不关乎名利，是经过时间抚慰过的淘洗与韬晦，过程的快乐远远超过对于目的的追求，这就是精神的实质，是物质世界如何也衡量不了的格局。

复活的人生引擎

这部书策划、备稿的峰值时间，正是马英人生最为艰难的时期，他的心脏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生命的引擎随时可能熄火，但他很强大，不提及自己的忘我的工作。在北京住院时他仍然不顾一切地与生命赛跑，把书稿进行了反复复核，才有了他后记里的那些诗歌的引用和吟咏。

读后记是尤为感动和感慨的。收到后记里的连环画是这样的：《丹心谱》《火的战车》《战斗在书丛里》《人生》《残局》《勇敢》，到这里后记已经结篇了；马英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收进后记

之后的连环画是：《但愿人长久》《青年建设者》《未来在召唤》《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对不起，我爱你》《祝你们幸福》；到这里仍然在后记之补充里收进《美丽的心灵》《爱的复活》接下来是五个不同版本的《复活》，随后《人生的答案》《日出》《归心似箭》《祝福》《祝你成功》《祝你健康》。读到这一连串的书名，和后记之后的补充，聪明的读者是否在这些信息里读出了什么？我读到的是坚强、淡然、渴望、坚信和回归的幸福，还有美好的成功和健康的祝愿！

说这部书是饱蘸藏家与著者生命的霞光完成的并不夸张。在后记里马英引用了王蒙《青春岁月》里“序言”的诗章，足见用心用意深沉和良苦，继而他引用了《百年孤独》作者关于宇宙灾难的演说词句：最后的一声爆炸。一分钟后，人类死亡大半，陆地浓烟滚滚，灰尘蔽日，世界重新陷入混沌。冬日，下着橙色的暴雨，刮着寒冷的飓风。海洋上气候颠倒，陆地上江河倒流。鱼儿在

沸水中渴死，鸟儿找不到天空。马英此时接话：世界都这样了，我的那几万藏书又算得了什么？随他去吧。要么让他们烧成灰烬，在深沉的天空中飘舞，要么完好地保存下来，被岁月之手冰封于世纪深海。此时，他又想起了朝鲜影视连环画《无名英雄》……是的，马英依然在走向他要去的的地方，可是他真的走不动了。于是，作为藏家、著者的马英在他的有生之年，写下了这本定义为“收藏记录”的文稿，就是今天的《烟雨童梦连环画》，也算完成了一桩心愿。

马英对生命的理解“无情”地感动了上帝，他移植的心脏源找到了，接下来又有了后记之后，后记之后的补充。他写道：我的世界是和我身边的人一起建立起来的，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并永远祝福着你们。

当读到 he 翻译100万字书稿稿费不足一场手术费用时，他内心瞬间苍凉过，只是瞬间又满回春色，他写道：还是把一切看开，毕竟曾经有过快乐时光，那么就请清静想开，悲伤离去；把泪水省略，让坚强留下……任由复活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在这冰冷的新年我浴血重生……

这部书的编辑、统筹、策划不是一日一时之功，这样浩大的工程没有一个长久的思索，真是很难完成的。这些连环画的选取有马英缜密的思维所在，也是连环画红极一时的最好佐证。

一切为了这片文学的热土

「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选题评审侧记

□黄国辉 江子

2015年12月3日傍晚的北京，天冷风寒。积雪尚来不及消融，但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会议室内却依然灯火通明，“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第一阶段评审会在这里举行。由文学媒体专家、编辑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将对江西省作协征集提交的67位作家的长篇小说选题进行评选。对江西老区文学倾注的关爱此时正像一个火炉，散发着让人倍感温暖的热度。而就在此后的几天，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团赴江西多地就如何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全面把握基层文学工作情况进行调研，走访老作家，与基层作家进行交流，让温暖又一次覆盖了这片文学的热土。

早在2015年5月上旬，为了解各地作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经验和做法，分析文学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听取加强和改进作协工作的意见建议，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到江西进行文学专题调研。当闻知江西省文联领导对文学工作十分重视，江西省作协在人员极少、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做了大量工作，江西作家队伍整合梯次发展良好，何建明感触很深。他在调研会上表示，江西文学资源极其丰富，如青山绿水的优美生态、景德镇瓷器的文化传承、积淀深厚的革命历史等，都是具有独特性的文学资源。他呼吁广大江西作家投入到生活中去，扎根到人民中去，把握住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创作出更多既饱含江西文化气质、散发独特韵味，又具备广阔视野、两个效益俱佳的文学作品，以推动实现江西文学的整体突破。他建议江西省文联、作协应当加强与全国文坛的创作交流，通过互相学习对话厘清自身文化优势，更好地引导江西作家进行创作。

也正正是源于对江西这块孕育了丰富文明的土地上的深厚情感和对江西文学发展的关切，调研活动结束后，何建明提出了以项目引领创作，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文学出版资源扶持江西长篇小说创作，以帮助推动整个江西文学创作发展的设想。经过反复沟通和酝酿，并向中国作协党组进行汇报，最终商定，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携所属作家出版社，与江西省作协共同实施“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江西省作协组织创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作家出版社出资，扶持10部江西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出版宣传。值得指出的是，对一个省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如此具体、有针对性的创作、出版扶持，这在中国作协的工作中尚属首次。

初步意向达成后，相关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

10月11日，“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在江西省文联正式签约；

10月14日，江西省作协向全省各设区市作协和重点作者发出了征稿通知，并通过江西省文联微信平台 and 网站发布了网上征集消息。74位江西作家提交了选题。经江西省作协组织专家初选和资格认定，67个选题符合要求，成为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第一阶段评审的备选选题。

12月3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组织多名专家和资深文学编辑对67个选题进行初评。经过广泛阅读选题、激烈讨论和最终投票，15个作家提交的共15个创作选题进入第二阶段的创作。应该说，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江西文学发展生态、覆盖江西文学创作题材方方面面的名单。

从创作题材上，这是一份体现江西文化特点、题材类型丰富的名单。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份名单中占有重要位置。江西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共和国的摇篮，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直被称为江西文学的富矿，也是构成江西文学新传统的重要源泉。本次评审对这类创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宋清海的《白骏马》以反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传奇一生为内容；杜青的《先烈的血》是对红军早期高级将领、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的短暂光辉一生的演义；英涛的《红色苍穹》谱写的是一曲江西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江西大地的赞歌。二是对江西传统文化的反思主题多有呈现。比如王芸的《对花》是对江西本土戏剧传承中人的命运和情感的书写；刘建华的《血沃春秋》是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西乡村嬗变的记录；贺璞的《鸳鸯茶》是在江西茶文化的背景下展开人物冲突及命运轨迹；卜谷的《客土》和温燕霞的《珠玑巷》是想追溯客家民系的历史，刻画客家民系的精神；庞俐俐的《石塘》则是以赣东北一个叫石塘的地方为基点，以期写出这块土地的丰沛创造力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三是不乏对现实题材的关照和记录。阿袁的《上耶》、刘伟林的《对她说》、杨帆的《锦绣的城》、丁伯刚的《斜岭路三号》、樊健军的《黄金浩荡》、白勺的《大风吹处》都是立于不同的角度，或揭示当今时代对物质的追逐迸发出的人性张力及导致的人性迷失，或表达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或探索人性救赎的可能，或展示当下知识分子困境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从入选的作家来看，这也是一份真实反映江西文学队伍梯次形态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既有曾经以《骊神小传》获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上世纪40年代后期出生的老将宋青海，四次获得中国作协项目资助的“50后”赣南作家卜谷，也有成为江西文坛中坚的60年代作家，如获过全国“五个工程”奖、出版《红翻天》《夜如年》等长篇小说的温燕霞，在《收获》《当代》等发表大量中篇小说的丁伯刚，曾多次获《十月》《小说月报》文学奖、以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为题材的阿袁，以长篇小说《天宝往事》崭露头角的刘建华，还有刘伟林、白勺等。同时，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在这份名单中亦占有重要份额，如王芸、杨帆、樊健军、杜青、英涛，以及惟一的“80后”作家贺璞。这些入选作家，他们来自社会的各条战线，具有不同的生活和创作资源，也正是江西文学队伍的缩影。如阿袁来自高校；温燕霞、丁伯刚、白勺是媒体人；卜谷、樊健军、王芸、杨帆、贺璞分别是文联系统干部；刘建华是某县工商局职工；刘伟林、杜青、英涛没有固定工作，是最基层的文学写手；杜青是退伍军人，专事军事题材作品创作；英涛是江西遂川夫妻作家的合名，他们生活在一个古老的村庄，以文字养活自己，活得清贫而满足……

在评审过程中，评委们对作家们申报的每一个创作题材、创作计划都进行了认真研讨、细致交流，而初审也只是走完了“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的第一步。之后，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江西省文联、作协还将组织专家对作家创作进行具体指导，并最终遴选出10部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初审入围的作家和作品情况看，这一工程将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已经让人十分期待。我们也相信，这样一支才华横溢、饱含激情的作家创作队伍，这样一批内容多样、风格各异创作题材，在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江西省文联、作协的关注和扶持下，在有关专家和资深编辑的具体帮助下，一定能最终凝结成朵朵绚丽的文学之花，绽放在这壮阔瑰丽的赣水之边。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文学创作丰收季节的到来！